

錯過了菩薩

程觀心

去年春天，一個細雨濛濛的下午，印海法師光臨小舍說：慈航老法師在香港刊印了大批佛書，已寄來臺北，希望借吉普車運到汐止彌勒內院。我久仰慈老的威德，有此法緣，去拜謁他老人家，心中無限歡喜。於是，即時準備前往，老太太聽了也欣然同行。那天同車還有一位朋友，他乘車直往基隆，到了汐止，他不願陪我們上山，只有將佛書搬下來，寄在路口的小店裏。以後由幾位青年法師下山來，擔着籬筐，走着泥滑的田埂，把這些法寶抬上山去。我們跟着往清淨道場，親近大善知識。而那位朋友，過佛門不入，雖聞法師名不能見面，宿緣淺薄如此，現在想來，深為慨嘆！

記得那天，走往靜修院的路上，細雨滋潤了剛插的秧苗，像一片微綠的輕烟，遠望佛寺掩映在山腰樹叢中，傳來悠沉的鐘聲，心地頓感清涼。到了山上法師閉關的精舍，那種超塵的寂靜，恍如來到世外。老法師推開了法華閣的小拱門，慈祥的臉龐給我們吃，又親自為我們酌茶。一見面，就給我說了幾句印象最深刻的話：「……對法師們，不可起分別心，去批評長短，我們凡眼看不見，誰是菩薩轉世，對待法師要平等恭敬，錯過機會是很可惜的。」他老人家俱菩薩慧眼，一瞥間就知道我低劣的根性，所以開示了對我病根最警惕的法語，使我

終身不忘。現在慈老西去了，銘心的哀痛，恨自己福薄，過去，未曾能多多親近，錯過了菩薩的教化，真是悲不自勝。

五月七日上午九時趕到彌勒內院，參加法師封龕典禮，山上擠滿了聞耗來弔唁的信徒。沉痛的悲哀，鎖着每個人的眉尖，淚水在每個人眼眶中流轉，生平從未經歷過的悲傷的氣氛，塞着胸臆伸不出氣來。慈老平時對一切信眾，慈悲攝受，熱忱仁愛的感化，大眾不能不對他激發出至高的感情。特然間失去了大眾的慈父，導師，菩薩，無可補償的哀痛，只有深深感到這憂苦的世間，更加的憂苦了。尤其看到和慈老共處的幾位年青的法師，聽說已數夜不曾睡眠，個個淚眼模糊，一面虔誦佛號，一面拭着滴滴清淚，他們的悲痛更深切了，精神遭受了最嚴重的打擊。這種崇高深厚的感情，是世俗知見不能測量的。

此時，老法師的遺體，端坐在香花燈燭的佛桌後面，身披黃色法衣，頭披黃巾，跌跏趺坐，安祥靜寂，低眉閉目，像在禪定中，和壁上掛的一幀玉照，一個樣子。我深信他老人家的遺囑說：「一去去來來，永無休歇。」他所以這樣安祥放心的去了，菩薩是有把握的，為度眾生苦厄，不久還是要來人間，我願自己跟隨大眾，勤修淨業，多種佛種，不啻今生，來生，永承承受着佛法的光明，切勿錯過菩薩的教化，果敢增進法緣，最後同登大覺。

上期本刊正在包發的時候，突然得到消息，說慈老病逝，編者不敢相信，立刻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十普寺，經證實後，才敢去印刷廠起印號外，三四個鐘頭把號外趕了出來，便拿回分插入刊，可惜國外的一部份已先寄出。因為爭取時間，請了一些選友和補習班的同學來幫忙，把十八期在七日夜間趕發出去，八日的早晨，便可以同讀者見面了。

編者本擬在八日南下高雄，準備參加佛教堂開工典禮；但是突如其來的噩耗，臨時使我變南向北，直奔汐止，到時為下午一點，但慈老的遺體已於十一時封龕，僅僅遲了兩小時，就沒有見到他老人家最後的遺容，嗚呼痛哉！八日是星期六，我還滿以為封龕一定會擇在星期日舉行，但那裏知道又這麼快呢！聽說治喪委員會對國外的電報，發了不少；但省內各地的慈老弟子，却都很晚才知道；我們臺中，若不是有人去豐原找白聖法師，還是藏在鼓裏呢！

寫在紀念專號後面

沒有看到師父，祇見到兩隻合口的大缸，我呆呆地望着大缸，忍着眼淚默念着：「南無觀世音菩薩！」我恭恭敬敬地頂了三個禮，便再也忍不住滿眼的熱淚，已奪眶而出。

本來想在汐止等到奉安典禮後再回臺中的，但是治喪會的決議要等後山路藥好後再訂日期，於是我就決定夜快車南下，免得先前的失約。

一夜在車廂裏沒有合過眼；老人的慈容，和八年來接觸老人的一段段經過，像電影似的一幕幕搬演出來。人生就像在旅途上，高難到了你就不能不下去！可是老人去向何處呢？根據他的菩薩願，我相信，老人來去自由，剛一下車，一定又上了車，乘願再來，又開始去救度眾生了。

在車廂裏我獨自決定：為了紀念老人，本刊在十九期出一次專號，預備回臺中後，再分函徵稿。

九日在高雄，晚宿鳳山，十日參加鳳山蓮社浴佛，從煮法師那裏看到「佛教青年」為出專刊的徵稿信，這才警覺自己做事的疏忽，既然決定出專號，却沒考慮到時間的爭取，於是趕緊借了紙筆，草草寫了十多封信，有許多記不得地址的也就作罷，果然已經遲了，好幾位作者都因為已應他刊的徵約而不能再替我們寫了。十二到高雄迎本報社長病老同往屏東，因十五日有苗粟週六念佛會之約，及廿三日接連精舍的落成，所以十四日我便先回到臺中。

回來後幾次提起筆來想寫一長篇悼文來紀念慈師，要說的話太多了，但不知從何寫起？回想個人之所以能放下世間的事業，而專門替佛教服務的因緣，如果不是慈師的鼓舞，我真不相信，最初我有那麼大的勇氣！自己的悼文沒有寫成，每每先讀許多大德們的來稿，不是一陣鼻酸，就是心裡感覺異樣的難受，忍不住時就不禁滲出熱淚！我已無法再寫下去了！三次的校對，不知榨出了多少淚水，把這幾天的生活已搞得失常，我祇能胡扯幾句，作為這專號的緣起也好，編後也好，好在這許多大德和居士們的大作，已够精采感人！

五、卅、寫於菩提精舍。